

注评治贤

# 鲁迅选集

书信  
序跋  
卷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插图本







# 鲁迅选集

林贤治评注

书信  
序跋  
卷

ISBN 7-5404-3319-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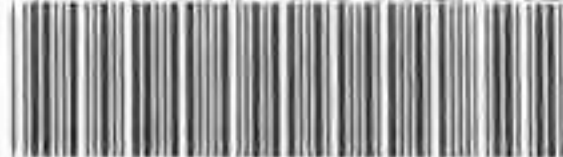


9 787540 433192 >

ISBN 7-5404-3319-1

I·2089 定价: 25.00 元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6265557

I210.2

L8242



林贤治评注



# 鲁迅选集

序跋·书信卷 ● 插图本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626555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选集·序跋·书信卷：插图评注本/鲁迅著；林  
贤治评注．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4.5  
ISBN 7-5404-3319-1

I. 鲁... II. ①鲁...②林... III. ①鲁迅著作—选  
集②鲁迅著作—序跋—选集③鲁迅书简—选集  
IV. 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45666 号

封面木刻《鲁迅像》作者：莫 朴  
像页雕塑《鲁迅》作者：潘 鹤  
封底木刻《静物》作者：赖少其

## 鲁迅选集

### 序跋、书信卷

评 注：林贤治

责任编辑：曾昭来

书装设计：郭天民

责任校对：陈仿舜 李 平

\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(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：410014)  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 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(南)印刷

\*

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开本：710×980 1/16 印张：17.75  
字数：278,000

ISBN 7-5404-3319-1

I·2089 定价：2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





BAKIG/27



## 鲁迅选集

### 序跋·书信

# 目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序跋           | 1  |
| 《呐喊》自序       | 6  |
| 《华盖集》题记      | 11 |
| 《华盖集续编》小引    | 14 |
| 写在《坟》后面      | 15 |
| 《野草》题辞       | 20 |
| 《朝花夕拾》小引     | 22 |
| 《自选集》自序      | 24 |
| 《准风月谈》前记     | 27 |
| 《花边文学》序言     | 30 |
| 《且介亭杂文》序言    | 33 |
| 《呐喊》捷克译本序言   | 35 |
| 叶永蓁作《小小十年》小引 | 37 |
| 柔石作《二月》小引    | 39 |

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《进化和退化》小引       | 41 |
|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    | 43 |
| 《守常全集》题记        | 43 |
| 叶紫作《丰收》序        | 48 |
| 田军作《八月的乡村》序     | 51 |
| 徐懋庸作《打杂集》序      | 54 |
| 白莽作《孩儿塔》序       | 58 |
| 《医生》译者附记        | 60 |
| 《出了象牙之塔》后记      | 62 |
| 《书斋生活与其危险》译者附记  | 69 |
| 《溃灭》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| 50 |
| 书信              | 54 |
| 致钱玄同(1封)        | 58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 |     |
| 致宋崇义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0  |
| 致胡适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2  |
| 致孙伏园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2  |
| 致李秉中 (5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87  |
| 致许广平 (5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95  |
| 致赵其文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0 |
| 致台静农 (5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1 |
| 致章廷谦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9 |
| 致韦素园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11 |
| 致黎烈文 (4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3 |
| 致王志之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8 |
| 致曹聚仁 (8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29 |
| 致林语堂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7 |
| 致榴花艺社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8 |
| 致胡今虚 (1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49 |
| 致陶亢德 (2 封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151 |

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致魏猛克 (2 封)   | 153 |
| 致杨霁云 (10 封)  | 158 |
| 致郑振铎 (4 封)   | 153 |
| 致徐懋庸 (2 封)   | 188 |
| 致刘炜明 (2 封)   | 191 |
| 致萧军、萧红 (7 封) | 191 |
| 致萧军 (4 封)    | 153 |
| 致赵家璧 (1 封)   | 219 |
| 致曹靖华 (10 封)  | 221 |
| 致李桦 (1 封)    | 236 |
| 致胡风 (2 封)    | 238 |
| 致萧英伟 (2 封)   | 243 |
| 致曹白 (2 封)    | 246 |
| 致李霁野 (1 封)   | 221 |
| 致王冶秋 (2 封)   | 252 |
| 致时玳 (2 封)    | 153 |

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致山本初枝 (4 封) | ..... | 260 |
| 致増田 渉 (1 封) | ..... | 269 |



**鲁迅选集**

**序跋·书信**

**序跋**





占来序跋是一种文体，现代的理论家则把它们划归散文的范围。虽然，它们能像其他散文一样写人状物，叙事抒情，但毕竟与书人书事有关。

在鲁迅全集中，序跋的篇目颇不少。其中除了为自己的著作，以及亲自编校的古籍和译作做的说明之外，还包括评鹭他们著述的文字。古籍的序跋比较简略，没有太多的发挥，基本上属于学术性质。译文的序跋却很可注意。因为多少带有文化比较的意义，以异域作参照来批判本国的社会和文学，算得上是比较集中的。

关于译事，从开始的时候起，鲁迅就抱着“拿来主义”的态度，希图借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根性，改造中国的思想和文学；此外，还有一个目的，如他后来所说，是盗“天火”来“煮自己的肉”。早期翻译《月界旅行》，旨在破除迷信思想；翻译《域外小说集》，则在提供文学范本，这些都在序文中写明白了的。二十年代译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《工人绥惠略夫》，译厨川白村的短评集《出了象牙之塔》，译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《一个青年的梦》，用意都在于疗救许多中国旧思想的痼疾。他特别欣赏厨川对本国的缺点施以猛烈抨击的态度。在《出了象牙之塔》的后记中写道：“日本能有今日，因为旧物很少，执着也就不深，时势一移，蜕变极易，在任何时候，都能适合于生存。不像幸存的古国，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，害得一切硬化，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。中国倘不彻底地改革，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，这是我所相信

的。”从二十年代后期起，他翻译了不少苏联“同路人”作家的作品，大部头的文艺论著，还有关于文艺政策的小册子。由于他痛感中国“革命文学家”的极左理论的破坏性，当左翼文艺勃兴之际，他不能不从中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，寻求科学理论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像一些教条主义者那样，把某些党派理论奉作“圣经”，却习惯把正反双方的理论比照译出，而且在序文或附记中，还能不时看到他的独立的批评。

知识分子的势利是不可容忍的。在翻译界，大家向来看重文学大国、文学大师、文学经典，欧美文学作品大量地被译成汉语，其他国家的文学状况则罕为人知，这是一个事实。鲁迅着重翻译俄国以及东北欧一些小国的作品，完全的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公开说：“我是向来不想译世界上已有定评的杰作，附以不朽的。”在这里，译者固然有以被压迫的共同语境来启发国人的意思，而通过翻译，为弱民族伸张正义也是的确的。反势利即是反潮流，这需要翻译家特别的眼光和胆魄。鲁迅在爱罗先珂作品的附记里明白写道：“广大哉诗人的眼泪，我爱这攻击别国的‘撒提’之幼稚的俄国盲人埃罗先珂，实在远过于赞美本国的‘撒提’，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人泰戈尔；我诅咒美而有毒的曼陀罗华。”世上有几个人能够说这种话呢？

鲁迅为人作序，是非憎爱十分鲜明。作序的大约包括这样两种人的书：一是死者，一是青年。对于有为的青年的书，他反复强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，称许他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勇敢实践的精神。对于已故的革命者的书，如李大钊，他虽然认为作为理论“未必精当”，却热情赞扬说是“先驱者的遗产，革命史上的丰碑”；如殷夫，他完全撇开诗艺而从诗人的主体性，从诗的主题和内容出发，发掘诗作的“别一种意义”，使之提升到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学建设的层面作深度阐释。他由来主张，人是先于作品的。

至于个人著作的出版，鲁迅大抵给加写一篇序跋之类，这是他喜欢做的。他常常在序跋中述说个人的境遇，包括成书前后的情形，或者借此释愤抒情，像《〈呐喊〉自序》、《写在〈坟〉后面》一样寂寞悲哀的文字，在他的杂文集中是较为少见的，因此，很可以通过这类序跋，寻

绎他在生活、写作和与此相关的精神迁变的真实轨迹。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的后记都写得很长，很特别，几乎全是由报章有关书报检查的消息或是造谣中伤的文字拼贴而成。鲁迅多次说到要保存“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”，大约这就算得是“立此存照”了罢。他曾经说：“我的杂文，所写的常是一鼻，一嘴，一毛，但合起来，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，不加什么也过得去的了。但画上一条尾巴，却见得更为完全。”可见，序跋是他整体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有机的部分。

序跋本来依附书籍而存在，鲁迅却能统摄全书的神魂而赋予它们很大的独立性，不即不离，若即若离，反客为主，挥洒自如，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在他那里，并不存在文式的等级差别，每作一文，无论大小，从来箭不虚发。



## 《呐喊》自序<sup>①</sup>

从发生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一个文学文本的构成和品质，当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鲁迅的小说《呐喊》，从自叙看，乃根源于寂寞的记忆。

最先从个人生活经验方面感知“庸众”和“异类”的含义。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<sup>②</sup>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 N 进 K 学堂<sup>③</sup>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<sup>④</sup>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<sup>⑤</sup>，社会上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<sup>⑥</sup>、算学、地理、历史、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<sup>⑦</sup>之类了。我还记

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<sup>⑧</sup>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業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<sup>⑨</sup>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

对中医以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——“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”——仍是源于个人的经历和心灵的创痛，现代知识不过使之理性化、科学化罢了。

鲁迅对职业的选择，并非出于个人对专业的爱好，而是一种利他的动机与社会需要的结合。学医如此，弃医从文也如此。

“幻灯事件”：日后创造的“看客”形象的由来。

对鲁迅来说，文学与思想（精神）革命的联系，是写作的首要问题。